

自由来稿

夕阳下

□叶小渔

晚餐时,父亲倒了点白酒,闷闷地喝着。母亲端汤上桌,怕烫碎了桌玻璃,在汤盆底下加了个垫盆。由于放得不稳,汤水溢了些许出来。

“叫你不用加底盆就是不听,这桌子玻璃是烫不碎的。”父亲厉声数落母亲。母亲瞧了他一眼,不吭声。奇怪这对老冤家一直以来都是母亲占上风的,父亲一直让着她,今天怎么对母亲发脾气了?

为缓和气氛,我故意东拉西扯。母亲总算开口了,说发生了禽流感,肉都不敢买了,以后只能吃蔬菜了。父亲还是沉默。平时他是话最多的一个,说的总是让人发笑的事。吃好饭,妹妹和妹夫走了,父亲一人闷坐在沙发上。

父亲点上一支香,烟雾慢慢散开来。他凝视着烟雾,不知在想什么。我问他今天工地上有什么好笑的事?父亲还是呆呆地望着前方,面无表情地说:老根今天倒下了,是我扶着它等救护车来的。

老根是父亲发小,比父亲小一岁,今年该六十九了吧。乡下在造新房子,村里老人们天天忙在工地上。其实事也不多,聊聊家长里短,来回递几根烟,一天就这么打发了。

老根家就在我家前边。老根倒下,是隔壁吴婶先发现的。起初以为他脚下受滑了,可见他迟迟不起来就不对劲了。吴婶拉不动他,急忙喊父亲将他扶起。等救护车赶来,老根已经不省人事了。

“现在不知怎样了?”父亲忧心重重。我感觉到一个老人的无助,对于生命无常的无奈、对未来的茫然,竟找不到一句话安慰父亲。他们这代人,吃过很多苦,受过很多累。儿女们都大了,有自己的家,顾及他们的感受是越来越少了。每次有老朋友离去,父亲总是感慨:我们活着是一天比一天少了。

女儿见气氛凝重,拉着我们看她手机里的一个公益广告。故事中,五位耄耋老人相聚在昔日好友的追悼会上,看着年轻时在海边的合影陷入了回忆。照片中七人,两人已离开人世。于是,活着的五人拔掉吊针,扔掉药丸,积极锻炼身体,六个月后穿上帅气的机车装,带上两位故友的照片,毅然跨上摩托车踏上了环岛之旅。五位老人来到当年的海边,举着朋友的遗像面朝大海。

依然是这片海,没有物是人非的感伤,只有梦想实现后的豪情万丈。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天边的晚霞,多么壮美。一位老骑士在车头还挂上妻子年轻时的照片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不仅老去后还能相濡以沫,即便生死两茫茫,仍然时刻惦记,没有忘记当初的约定。

看好广告,我对父母说,出去旅行吧,趁还能走得动。母亲说家里是最好的地方,金窝银窝都不如家里的狗窝。父亲说你妈换了床睡不着的。其实父亲还是很为母亲着想的,三天前母亲胃部不舒服去医院,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我忘了给工地上的父亲去一个电话,倒是父亲迫不急待打过来问。当得知一切都安好,他舒了口气:“没事就好。”

父母一起走了这么多年,彼此的脾气都摸透了。现代人研究如何经营婚姻,从他们身上就知道婚姻根本不用研究,就是一个发火了一个不吭声让着,仅此而已。

很多个黄昏,他俩顶着越来越多的银发踱着越来越蹒跚的脚步,牵手走在小区广场上。远处,是落日染红的天空。



□柴薪/画

日常

鲜石斛的灵与性

□柯桥总工会 春和

一年秋天,我先生从山区带回两株铁皮石斛。石斛根茎粗壮,叶片鲜活,枝头的花蕾含苞待放。我赶紧腾出陶盆,装进山泥,在阳台上给它们安了家。那天晚上,我做了个梦,梦见石斛枝繁叶茂,蓬勃生长。

秋季,乍暖还寒。种上石斛后,我每天多了桩事——查天气预报。若天晴,上班前就把石斛搬进家里,避免阳光直射,晚上又转到阳台,让它吸露水;若是阴雨天,便把石斛移到阳台里边,免得被雨打风吹。我常在石斛旁驻足,细察它的长势:叶子有无长宽了点,斛茎是否饱满了些,花蕾开放了吧……我急切地渴望石斛快快生长。

三五天过去,石斛越来越没精神。粗壮的根茎逐渐消瘦,原本水灵的花蕾耷拉着,整个植株病怏怏的。半月过去,石斛枯成干条趴在土上,留我独自沮丧。

一次去某单位办事,刚踏进办公室,窗前一盆石斛跃入眼帘:遒劲的茎,紫绿的叶,在阳光下昂然挺立。问对方怎么养的,答曰:扔在那儿,不去管它。

完事回来,一路上思绪起伏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性,花草会说话,鱼虫会恋爱……万物与人类本性无二,并无分别。我精心伺候,石斛弃我而去;人家正眼不瞧,它却欢快生长。我的生活那么灰暗吗?连植物都生无可恋。

那时,我和先生带着孩子刚从农村搬到城市,在熙熙攘攘的城里东突西撞,毫无头绪。

孩子从农村上来,守在窄小的公寓里,没有小狗和鸡鸭可追逐,没有小玩伴可戏嬉,身体适应不了,小病接连不断,原来强壮的体质一下子虚弱许多。带去看中医,医生说他阴虚湿热,需吃滋阴去火的中药。抓方子时,我发现每贴中药都有一味鲜石斛,且价格不菲。于是,种石斛的想法在我心底萌芽

了。

然而,第一次种石斛铩羽而归,辛苦半月,换来一根枯枝。先生见我石斛闷闷不乐,说我“庸人自扰”,活得不够通透。后来,他又陆续带回铁皮石斛,不是植株,是石斛茎,直接可入药、煲汤、泡茶。按他的话说,免得我劳心费神、自寻烦恼。

石斛茎用起来简单省事,洗净、切段,放进容器,泡或煮着,喝汤后,吃下软糯的茎。整个过程由洗、煮、吃三个步骤组成,仿佛我日常生活的三步曲。当时,我为家庭、工作忙得灰头土脸,机械地随着日月星辰度过一天又一天。

某天醒来,忽然发现一束光、一抹绿透过窗户,洒在床前。我的生活从此明亮许多,眼光接触处不时闪现红花绿草、蓝天白云,周遭事物生机勃勃,同沐浴在阳光下一样。

也是在秋天,遇到画家老石,他送我一盆石斛茎。绿茵茵的,粗壮挺直,在静静的秋阳里显得俏丽动人。多么熟悉的物什!我掂了掂石斛茎,心底竟涌起沧海桑田之感。我把石斛茎放进冷藏柜,待闲遐时煲汤喝。大约过了个把月,老石发来图片,说鲜石斛水培成活了。强劲的根须,怯怯的嫩枝,水培石斛魔幻般出现在我眼前。我惊讶不已:原来石斛这么容易成活。

我赶紧翻出几个漂亮瓶子以及冷藏柜里的石斛茎,准备大干一场。旁边在专注刷屏的先生赶紧摆手说:“慢慢来,请教专家后再种。万物有灵性,你要化精力弄懂它的脾性,才能种活。”

第二天,我们在市农科所了解到,石斛属于兰科石斛属的一种植物,得种在水苔或兰花介质中。从农科所回来,我把十根石斛茎插在兰花介质中,不再特意关注,顺其自然生长。如今,石斛已冒出嫩芽,长势不错呢。

忆旧

在烧柴苦恼的岁月里

——做煤球

□金华市交通运输局 徐益丰

五十多年来,每每看到蓝色火焰,便觉得这是人生旅途中最美的景色。

那是烧煤留给我的视觉记忆。那年代,“柴”路在何方?先从供销社、饭店等处倒出的煤灰中,找出没烧过的煤沫子、碎煤捡回家,把它们和黄土按一定比例混合,加水搅拌,而后捏成鸡蛋大小的煤球,晒干后就可当“柴”用了。

做好的煤球,或点不燃,或烧得过快,伤透脑筋。一到烧饭时,外婆就喊,你做的啥煤球!有一天,公社食堂的一位烧饭师傅,路过我家门口,见状道,这些煤球没法烧的,比例不对!他一声不响,拿起锄头,迅速把煤球归拢一处重新搅拌,拌好后告诉我,你可以重做了,包你外婆满意。果然,这批煤球真好烧。

那年代食堂就煮点饭,烧一两个菜,产生的煤沫子、碎煤是有限的。

一次,我爹有位砖瓦厂的朋友来家小坐。聊起烧柴火的困境时,他说,好办,到我砖瓦厂拉几车煤灰,黄土和煤灰搅拌做成煤饼,也挺好烧的,不妨试试。

这样我从做煤球又改做煤饼了。借了一辆双轮车,就去拉煤灰了。

当时家住公社大院的土瓦泥房。我常把搅拌好的煤糊做成一个一个饼似的,贴在泥房的外墙上。待风干,又一个一个铲下来,敲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到筐里,等烧饭烧水时取用。

煤饼的制作工艺和煤球差不多。在煤灰里加入黄泥,可起到粘接作用,还能增加燃烧时间。煤灰和黄泥比例也蛮有讲究:黄泥少了燃烧很快,容易碎掉;黄泥太多了,那就火力不旺。

那时哥哥是知青,弟弟还小,做煤饼基本上是我与妹妹负责。拌煤糊时,妹妹加水,我搅拌。拌均匀后,用手直接抓一把,贴到墙上,双手都被煤泥染得黑黑的,做一次煤饼,手需两三天才能洗干净。有时脸上、身上也糊满了黑色。百来斤煤饼做下来,腰杆都直不起。夏秋时还好,如果在冬天,寒风刺骨,冻得发红双手顾不上煤糊,时时插到口袋里取暖。

后来改进了,用上家用煤炉。内芯由耐火材料制成,与外壳之间是隔热层。炉子下方有炉门,用于透气,更好助燃。内芯直径决定蜂窝煤直径大小。一般家用蜂窝煤都是7孔或9孔,一个个叠罗汉般放入炉中。

虽有了家用煤炉,为节省,蜂窝煤还得制作。父亲做了个打煤器,这样双手就不需直接碰煤糊了。选一个晴日,煤里加入水和黄泥,泥与煤的比例大约是三七或二八开。和煤是技术活,也是力气活,要用锄头和铲子将原料搅拌均匀,干湿度恰好易于成型,有时索性卷起裤脚用脚踩来和煤,这样更均匀。

看着一个个蜂窝煤排在空地里晾晒时,我感受到了生存的艰辛,生活的酸苦。后来,家境好转,不再手工制作煤球,直接购买成品煤球。那些做煤球、煤饼、蜂窝煤的经历,便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往事。